

# 高爾基論文

蕭參譯

為群

一九三七



高爾基論文

蕭 參 譯

張  
影

1937

## 寫在前面

高爾基的論文，也和魯迅的雜感一樣，是他自己的創作的注解。爲着勞動民衆奮鬥的偉大藝術家，永久是在社會的階級的戰線上的。戰鬥緊張和劇烈的時候，他們來不及把自己的情感，思想，見解鎔化到藝術的形象裏去，用小說戲劇的體裁表現出來，他們直接的向社會說出自己的『心事』，吐露自己的憤怒，憎惡或是讚美。讀者羣衆，卻很幸運的，可以得到他們創作之中所含蓄的意義的解釋。高爾基的論文，都可以當做這種解釋去讀。高爾基的創作是三四十年之中的俄國歷史的反映，而他在每一時期的劇烈事變之中，還給我們許多公開的書信，論文，隨感，那就更是正面的，公開的表示他對於事變或是一般的社會現象的態度。

又藝的反映，簡單明瞭的說句『痛快話』罷，這也包含着文學家所表示的對於社會現象的態度。高爾基自己說：『藝術家觀察着人的內心世界——心理，——表現他的偉大和卑劣，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的獸性的力量』。這裏，他明白的說出來：藝術家首先要有點兒分辨『偉大』和『卑劣』，『理智』和『獸性』的能力。這是要從一定的立場——階級的立場去分辨的。要知道對於

孔孟或是黃老，對於耶穌基督是偉大的。——例如『溫良恭儉讓』或是『給人打嘴巴』的「德」，——對於我們也許是奴性的卑劣。對於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是理智的，對於我們恰好是比獸性還要惡劣的私有主義和利己主義。文藝上反映着現實的時候，作家沒有可能不表示某種立場的某種態度。他的每一個字眼裏都會包含着憎惡或是玩賞，冷淡或是熱烈的態度……他是在可惜，是在感動，是在號召，是在責備，總之，他必然的抱着一種態度。在高爾基的創作裏，我們可以看見他所贊助的是什麼，他所反對的是什麼；而在他的論文裏，我們就看得格外明瞭，我們看得見歷史舞臺上的真正人物，看得見社會上的具體現象，這裏，代名詞變成了名詞——小說裏的『英雄』露出了真名真姓。

高爾基是新時代的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。而他對於現實主義的了解是這樣的！他——繞恕我把他來和中國的庸俗的新聞記者比較罷——決不會把現實主義解釋成爲『純粹的』客觀主義，他不懂得中國文，他不會從現實主義“Realism”的中國譯名上望文生義的了解到這是描寫現實的『寫實主義』。寫實——這彷彿祇要把現實的事情寫下來，或者『純粹客觀地』分析事實的原因結果，——就夠了。這其實至多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『客觀主義』，或者還是明知故犯的假裝的客觀主義。天下的事實多得很多。你究竟爲什麼祇描寫這一些事實，而不描寫那一些事實？天

下的現實，每天在變動着。你究竟贊助着或是反對着現實變動的那一個方向？你能夠中立嗎？你的『中立』客觀上幫助了誰？這些問題是文學家必須回答的；每一個文學家也的確在回答着，不過有些利於自己掩飾一下，有意的或是無意的。高爾基的回答是：

其實有『兩個』：一個是臨死的，腐爛的，發臭的；另外一個是新生的，健全的，在舊的『真實』之中生長出來，而否定舊的『真實』的。

高爾基的論文之中，反映着世界的偉大戰鬥的各方面。他暴露虛偽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，他鞭撻市儈的個人主義，不可救藥的利己主義。他大聲疾呼的反對一切剝削制度，一切屠殺，暴虐，戰爭……他贊助這世界上的唯一的神聖的戰爭——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戰爭。他歌頌勞動民衆的理智的力量——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創造。他極深刻的揭破小私有者的惰性。他深惡而痛絕那些堅持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』的中間立場的市儈。他暴露這些自稱『第三種戰士』的虛偽，這些『機械的公民』的真相——那就是十月之前的『機械的革命者』啊！

高爾基這本論文集裏，的確反映着新的社會建設的過程：這裏，關於智識階級，關於農民，關於工人，關於婦女，小孩子，關於文學和文化革命，關於叛徒，關於刑事犯……關於一切種種社會現象，都有透闢的見解和深刻的考察。他不會像幼稚的革命作家似的，祇限於狹隘的『戰場

裏的生活」，他看得見整個「戰鬥」，他知道「戰鬥」的目的，「戰鬥」的事實，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改變，是幾千百萬羣衆的新生活的痛苦艱難的產生過程，社會關係的各方面的現象都在這「戰鬥」的範圍之中。

高爾基的文化革命的觀點，是和一些「文化的」文學家絕對相反的。他認為文化的基礎是勞動，他認為現代的英雄是「羣衆的人」。他承認自己在十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大錯誤：過分估量了智識階級的革命性和所謂「精神文化」，他卻從來沒有像一些「文化專制者」的文學家和大學教授似的，蔑視羣衆，不顧羣衆，而把「博學多能」當做唯一的文化。他固然同着勞動民衆的智識分子，「把自己所知道的，亟亟乎去教給比自己知道得更少的人」，然而他自己還在每天向羣衆學習，像他在自序裏所說的：作家的情緒隨着讀者情緒的高漲而高漲，作家對於一些現象的觀察，隨着羣衆的行動而得到更確定的觀點。是的，這裏反映着空前的偉大的羣衆的戰鬥啊。

中國的讀者已經讀到高爾基的一些小說和戲劇；而高爾基的論文，還沒有中國文的譯本。這裏所選的，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『高爾基·社會論文』(Publicist articles)，原本上有高爾基的一篇自序。我們希望這本選譯的論文集，能夠幫助一般讀者了解蘇聯的各方面的社會現象，了解國

際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，能够幫助中國的文學界，更深刻的提出許多從來沒有人注意的問題，例如反市儈主義的問題等等。而且，在這裏，讀者可以知道高爾基的爲人，——是一個和氣的，發笑的考頭子，時常同「不相干的」小孩子，工人等等通信，還時常答覆各國「智識貴族」一些不大通的問題。

蕭 參 1932.12.11

## 高爾基自序

這本書裏面收集了我三年來所寫的論文之中的一部分。如果有人責備我，說這些論文裏時常重複着同樣的思想，那末，這種責備是很正當的。然而，如果作者預先知道責備是可能的，而且是正當的，——爲什麼作者不把這些論文刪改一下，去掉那些重複的議論呢？我沒有刪改，因爲我要使讀者同志看見：怎樣隨着他們情緒的高漲而作家的情緒也高漲了，怎樣同一個思想越來越有了確定的形式。我想，這不但對於讀者是有教訓的，就是對於一些青年作家也是有教訓的。

M. 高爾基



# 目次

寫在前面

高爾基自序

給蘇聯的『機械的公民』

再論機械的公民

說文化

矛盾

論白黨僑民的文學

答覆

市僧

關於婦女

論叛徒

寫在前面	1
高爾基自序	1
給蘇聯的『機械的公民』	1
再論機械的公民	1
說文化	1
矛盾	1
論白黨僑民的文學	1
答覆	1
市僧	1
關於婦女	1
論叛徒	1

- 同讀者的通信..... 一四〇
- 如果敵人不投降——那就要消滅他..... 一三七
- 給人道主義者..... 一六二
- 給集體農場的農民通信員的信..... 一七一
- 金鑛工人的信..... 一七七
- 關於小孩子..... 一八六
- 無恥主義..... 一九九
- 關於現實..... 二〇四
- 親愛的回音..... 二〇九
- 答覆智識分子..... 二一五
- 歷史意義的決議的週年紀念..... 二七五

## 給蘇聯的『機械的公民』

—答覆來信

我在蘇聯住着的這四個月之中，接到了一千多封信，其中有兩百封光景是反蘇維埃情緒的公民寄來的。許多寫信的人要求答覆，然而我體力上不能夠答覆每一個人，我在這裏一下子答覆大家罷。爲着這個答覆不致於引起疑問：究竟是答覆誰的？——我所以說出幾個寫信的人來：

這是——『一個普通人，機械地成了蘇聯的公民的』；再則：『一批俄國人』；說起『巴比倫堡壘』的那個寫信的人；『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聽過布哈林，盧納察爾斯基，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演講的人，然而請你轉告他們罷』——他要求着——『我成了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出了大學』；再則：『農民出身的詩人』，反猶太派；『無產詩人』，人家把他的大衣和套鞋偷去了；『以前的 melamed』<sup>(1)</sup>；『以前的崇拜者』；『市僧主義的堅信的擁護人』；還有幾十個其他的『機械的公民』。

(1) melamed——是猶太人學校裏的教員的稱呼。

這些公民的信，在不通和卑劣的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，然而那種惡劣的狠毒却完全可以聯合他們，他們都反對蘇維埃政權，反對共產主義者，反對工人階級，反對這篇文章的作者，說他是「賣國賊」，「被俄皇式的尊敬弄瞎了眼睛的，被蘇維埃震聾了耳朵的」，還「拖着他的鼻子」，「給他看什麼地方也並不存在的成績」。在「機械的公民」，這是非常之大的特色，使他們特別狠毒的發氣的，正是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的成績，——他們很一致的，很激烈的否認成績的存在。

極大多數的寫信的人都說：他們沒有希望這些信會寄到我這裏。我趕緊來安慰他們罷：寄到了。不但封好了的信，就是明信片也寄到了，那些明信片上面是很清楚的寫着辱罵的話的；莫斯科的郵政局工作得非常之好，這我也認為是一個成績（2）。

（2）原註——順便的：請郵政局的工作人員接受我的誠懇的感謝，謝謝他們對於我的這樣多謝通信的極端的注意。

還有一件事要指出來的：充滿了寫給我的信的狠毒，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在十年之中就能夠震動這種精神上半死的，對於現實漠不關心的庸人，這樣是專制制度的統治在幾十年之間所沒有能夠做到的。

現在，「機械的公民」的震動不是「皮膚上的」了，像以前那末樣，那時候的皮膚上的震動，曾經自欺欺人的使得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自己想像着是「愛民衆者」，是「革命者」，——現在的震動却深刻的滲入了庸俗心靈的「祕密的秘密」，引起了那裏的酸化，腐化的過程；看罷，這是幾個從庸俗心靈的深處出來的，烏黑的文字煙霧的標本。

「高爾基，說人類是永久的，即使在地球上喪失了雰圍，就是沒有可以呼吸的空氣的時候，也會保全着，你的證據在那裏呢？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證據，那我爲着什麼要用自己的行動去贊助那注定了要滅亡的東西呢？」

第二個哲學家把第一個的問題簡單化了：

「建設什麼法律，政府機關以及信仰，爲着什麼最近的和遙遠的將來，譬如說罷，爲着共產主義的將來，而來各種各樣的限制自己和別人，這在我們方面，難道不是枉然的，完全無結果的犧牲嗎？」

第三個更堅決的簡單化和具體化了：

「我都要吓一下，」——他寫着，——「管什麼社會，管什麼勞動，創造的號召，我是不愛人的，我祇要簡單的爲着我自己，爲着我的家庭而生活」……

而最後，第四個，像普通的說法，叫做「在i字上加了一點」，——我提醒一句罷，這個字母已經從字母表裏勾消了，——這第四個說：「俄國民衆不懂得自由，他們需要的是哥薩克和鞭子。」

不能夠否認，「機械的公民」的認識自己的暗藏的本質，也是蘇維埃政權的創造工作的結果，這個結果是一個很大的成績，照我看起來。

自然，我也接到別種樣子的信，而其中有一個人寫的信的一部分，很應當引出來對抗那些庸人的哲學。

寫這封信的人——「是土地上的人，以前叫做小百姓的，而現在和大家叫一樣做公民。」他——「這封信寫了兩星期，剛從姪兒那裏，一個紅軍的一分子那裏，學會了寫字。」他寫着：「要使從前知道了蘇維埃政權告訴的事情，唔，那就不會有什麼打仗，和那些狗崽子幹的，而錢也可以用到鄉裏的經濟，用到工廠上，上帝保佑同志們去解除一切人的武裝，那時候，我們邁開大步比什麼人都走在前了。」（8）

（8）原文是很不照文法的，有很多的別字，而沒有標點符號；可惜，譯文裏無法完全保存這種「真蹟」。

這種口氣的信，我也接到不少，有時候，這樣的信會暗示一種奇特的思想，覺得給「機械的

公民」識了字，倒是有害處的。

公民們！你們要使我相信，說我『眼睛弄瞎了』，『耳朵震聾了』，『出賣了』，『彎曲着心靈』，這類的話，還要說下去。雖然也說下去——已經沒有地方了！可是——有一個居然說了下去。他問我：『難道你不看見嗎，一百分之九十九的全體民衆都憎恨你，害怕着你？』這個不謹慎的統計不要弄壞我的『心理』了。他也不想一想：一個人被「*the mob*」個和他同樣的人所憎恨着，他應當感覺到自己——多麼神奇古怪地偉大的傢伙？在這世界上，在整個世界的歷史裏，還不會有過這麼一個人，被這麼許多羣衆所憎恨的。

公民們，說我不看見蘇聯裏面的一切壞的，黑暗的，那是完全不對的。例如，我看見了你們，而要知道——說得溫和些罷，——實在不能夠承認你們是什麼好現象。你們寫給我的一切，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想，除非是對你們的可憐的輕蔑。我極端誠懇的對你們說，——你們的謾罵，誹謗，造謠，你們反對我個人的一切說話，絲毫也不能夠打動我，絲毫也不會使我發恨；對於一切誹謗，一切謠言，一切謾罵，我早就受慣了的，還是『從我的年輕的腳爪起』的。

你們所指出來的唯一正確的，祇是爲着我六十歲生日的紀念而引起的那種熱鬧，那個『歡

迎」。正確的，這熱鬧是多餘的，雖然我並沒有因此就震聾了耳朵，但是，的確枉費了我的許多寶貴的時間。V. I. 列寧說『紀念』——『是可笑的蠢事』，這是非常不對的，像他永久所說的一切一樣。然而除開這一個指示以外，你們究竟寫給了我什麼，你們是怎樣寫的？看看罷：『我們沒有工廠』——而事實上差不多恢復了一切舊工廠，而且已經化費不止一萬萬盧布在建設着新的。

『在每一個城市裏，有五萬、十萬，甚至於還要多的失業工人』，自然，這是可怕極了，對於那些全體居民祇不過五萬，十萬的城市，尤其可怕。而全體居民祇有三萬，四萬的城市，又怎麼辦呢？這已經是不可能想像的了。

『俄國人民之中百分之七十五生着楊梅瘡』——你們說。『每一個共產黨員有十個老婆。』『女孩子子從八歲就有性慾的生活。』『工廠停止了，破壞了，交通也是這樣。』『也是』——怎麼樣？停止了還是破壞了？『共產青年團裏面加入了以前的察警和鄉村書記官的兒子。』一個文學家，照他的職業就應當是個通順的人，他却說：『一般的看起文學來，我們似乎沒有有才能的人。出版的是猶太人，叫喊着他們，編輯又是他們。簡直噁心得很。』

我也噁心呢，公民，因為你這種野蠻的愚妄。我們這裏在叫喊着朔洛阿夫 (Sholokhov)，法捷



耶夫 (F. Fedeev) · 潘菲洛夫 (Panferov) · 沃里諾伊 (V. Volnoi) · 謝美諾夫 (S. Semenov) · 格拉德珂夫 (G. Gladkov) · 沃略沙 (Olizha) 等等，都是『正教徒』，俄國人。編輯『伊茲維斯啟亞』(4) 的是斯克沃爾諾夫 (I. I. Skvortsov-Sepanov) 和格龍斯基 (Gronsky)。編輯『普拉夫達』(5) 的是烏里央諾娃 (M. I. Ulianova) 和布哈林。『工人報』是馬里切夫 (Malichev) 和斯米爾諾夫 (Smirnov)，『共產青年的普拉夫達』——是科斯特洛夫 (Kostrov)。  
『赤新』雜誌——是拉斯科里尼珂夫 (Raskolnikov)，『新世界』雜誌——是盧納察爾斯基等等，也都是俄國人。然而，假使是猶太人呢？你，公民，是個詩人，你以為例如巴倍爾 (Bebel) 等的有才能的猶太人比你這類的基督教的鵝要壞些嗎？你錯了，公民，錯了，因為你的不通！

(4) 『伊茲維斯啟亞』(Izvestia) 是『新聞』的意思，這報的完全的名稱是『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』，可以簡稱『新聞』報。

(5) 『普拉夫達』(Pravda) 是『真實』的意思，可以譯作『真實』報，或是『真話』報；『實話』報，聽說中國在譯做『真理』報，不知為什麼要用這並不適當的哲學名詞。

公民們，你們的不通真是可怕。你們之中的一個寫着，『共產主義者』把我的『耳朵塞住了，使得我聽不見民衆的靜默。』然而你們自己想想看：如果民衆靜默着，我的耳朵還要什麼鬼來塞